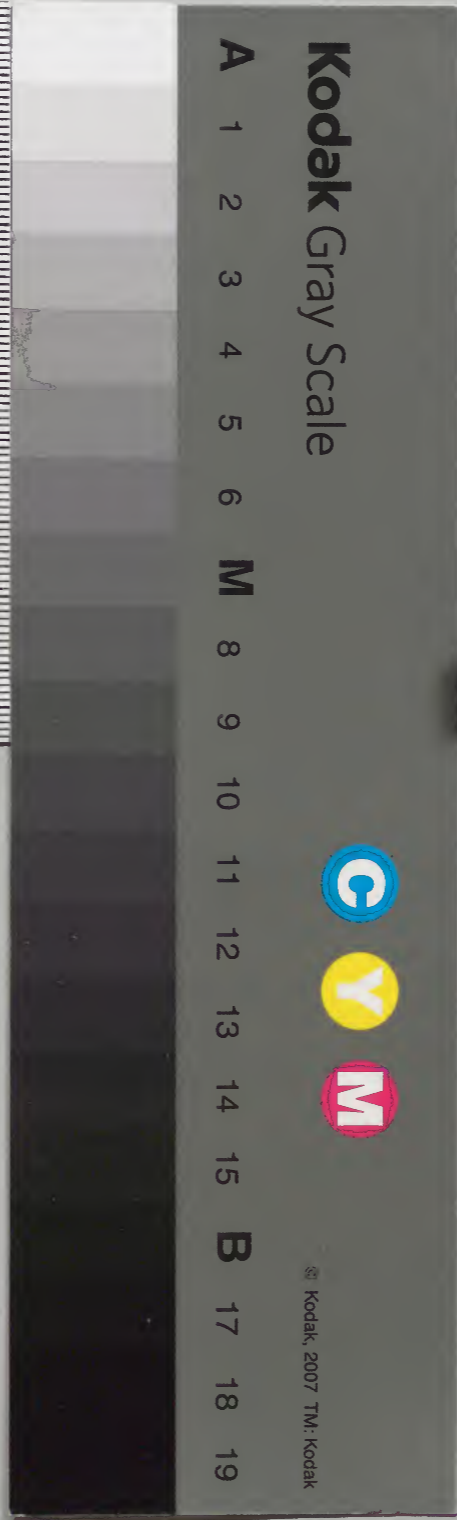


叅定朱子語類經說

漢書門	
九	九
二	二
冊	架
函	號
類	類

內閣文庫	
九	九
二	二
冊	架
函	號
類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9
冊數	20 (13)
函號	298 253



朱子語類大全集卷

四
淺草文庫

孟子

梁惠王篇

孟子見梁惠王章

四則

聖人只向義邊做。然義未嘗不利。但不可先說利。先有求利之心。蓋緣本來道理。只有仁義。更無別物。

孟子大綱都剖析分明。如說義利等處。如答宋牼處。見得事只有箇是非。不通去說利害。看來惟

孟子說得斬釘截鐵。按利在義中害在利中孟子兩處都說著利害只是

就仁義說不別說利害耳

程子曰。處物為義。非此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如義者事之宜。事得其宜之謂義。皆說得未分曉。蓋物之宜。雖在外。而所以處之。使得其宜者。則在內也。心之制。就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

齊桓晉文之事章 二則

無道桓文之事者。謂營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儒者未嘗言之也。問孟子論齊王事。考之史記。後來無一不効。曰。如此看。已是見得遲了。須看他一部書。見得句句的確。有必然之効。

交鄰國有道章 一則

樂天畏天。說大槩聖賢氣象如此。使智者當以大事小時。亦必以大事小。使仁者當以小事大處。

亦必以小事大不可將大王文王交互立說便失了聖賢氣象所以貴乎不以文害辭

湯放桀章二則

賊仁則大倫大法虧滅了便是殺人底賊一般一事不合宜便是傷義似手足上傷殘一般所傷者小尚可以補丹書怠勝敬者滅即賊仁者謂之賊意欲勝義者凶即賊義者謂之殘意賊義是就一事上說賊仁是就心上說其實賊義即是賊仁底但分言之則如此

之則如此

滕文公問滕小國三章一則

潘恭叔說注云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効死勿去者義也義字當改經字思之誠是蓋義便近權如或此或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對權字須用經

公孫丑篇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二十三則

人說守約二字極未穩似認約字做一物遂以約

字對氣字。所謂守約者。所守者約耳。

孟子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三者恰如行

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識實者。心恰如主帥。氣

則率徒也。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恐懼紛

擾。而有以自勝。告子則前後無引助。只孤立硬

做去。

志乾氣坤。

凡人多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

氣。且如只行得五十里。硬要行百里。只舉得五

十斤。硬要舉百斤。凡此類。皆能動其氣。要須事

事節約。莫教過當。便是養氣之道。

學道須硬著脊梁。然其工夫。只在自反而縮。常仰

不愧天。俯不忤人。則自然如此。不在他求也。今

人多將顏子做柔善人看。不知顏子乃是大勇。

只是剛果得來。細密不發露。如箇有大氣力人。

都不使出。只是無人抵得他。孟子則攘臂扼腕。

盡發於外。

直養直字。從曾子自反而縮處說起。後來又說集

義與此以直養而無害。皆一章緊切處。以直養是自反而縮。集義是直養。然此工夫須積。漸集義能生此浩然之氣。不是行一二件合義。底事。能搏取浩然之氣也。集義是歲月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從而掩取。終非已有也。配義與道。配從而合之也。氣須是隨那道義。如云地配天。地須在天後。隨而合之。婦配夫亦然。畢竟道義是本。道義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若道義別而言。則道是體。義是用。體是舉統體。

而言義是就一事所處而言。故後面只說集義。氣是合下有。若不善養。則無理會。無主宰。或消滅。不可知。或使從他處去。亦不可知。是集義所生者。須平時有集義工夫。到行道義時。氣自去助他。集義是平時積累。配義與道是卒然臨事。孟子許多論氣。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集義只是無一事不求箇是而已矣。集義猶言積善。

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以為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似告子外義

敬以直內必有事也義以方外集義也

集義是養氣底丹頭必有事便是集義底火法言

必有事者是養氣之法度也按此條說穩當前條以必有事與集

義分屬內外有病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以希望之意解正字甚是但說得不甚分明今以為期待之意則文理不

重複蓋必有事於此然後心不忘於此正之不巳然後有助長之患言意先後各有重輕

勿正心此自與大學語脉不同此正字是期待其効之意仁者先難而後獲正心似先獲意思古

人自有這般語公羊傳云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與此處正字一般言師出不可必期其反戰

不可必期其勝也集義便過用此力亦不妨却如何不著力得苗固

不可堰若灌溉耘治豈可不盡力

必有事焉。只消此一句。這事都了。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恰似剩語。却被這三句撐柱夾持。得不活轉。不自在。然活轉自在。又却因此三句而生。只是纔喚醒。這物事便在這裏。點著便動。只此便是天命流行處。便是率性之謂道。謝氏所謂活潑潑地。只是這此子。更不待想像。尋求分明。在這裏。觸著便應。通書中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一章。便是這意思。見得這物事了。動也如此。靜也如此。自然虛靜純一。不待更求虛靜。

孟子先說知言。後說養氣。而公孫丑便問養氣。不是承上文方論氣而問。乃公孫丑會問處。畱得知言在後面問者。蓋知言是末後合尖上事。如大學說正心修身。只合殺在致知在格物一句。蓋是用工夫起頭處。遁辭是既離後走脚底話。如楊氏本自不拔一毛。却說天下非一毛所能利。夷子本說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始。佛氏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經緣。他那物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其說必至於

窮窮了又爲一說以自遁如其初有桑下一宿之說及行不得乃云種種營生無非善法皆是遁也。

楊墨自有楊墨底說淫邪遁佛老自有佛老底說淫邪遁申韓自有申韓底說淫邪遁。

孟子知言處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先政而後事是自大綱而至節目。闢楊墨處說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先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著。

以力假仁章一則

以德行仁者王。德非止有拯民於水火之心。這德字又說得濶。是自己身上事。都做得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去便是仁。如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是先有德。方能彰信兆民。救民於水火之中。若無德。雖欲救民。不可得也。武王亶聰明。作元后。是亶聰明。方能作元后。救民於水火之中。若非亶聰明。雖欲救民。其道何由。

尊賢使能章 二則

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

問鄭氏謂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如何罰得恁地重、曰後世之法。

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二十一則

才有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生物之心。天地生人物。須是氣和。然後能生人。自和氣中生。所以有不忍人之心。心如界方。一面青。一面赤。一面白。一面黑。天地以生物為心。亘古亘今。生生不窮。人物則得此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箇箇肖他。本不須說。

以生物爲心緣做箇語句難做著箇以生物爲心。天地以生物爲心譬如甑蒸飯氣從下面滾到上面又滾下只管在裏面滾便蒸得熟。天地只是包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滾一番便生一番他別無勾當只是生物不似人便有許多應接所謂爲心者豈是切切然去做如云天命之豈諄諄然命之也。但如磨子相似只管磨出這物事人便是小胞天地是大胞人首圓象天足方象

地中間虛包許多生氣自是惻隱不是爲見人我一理後方有此惻隱。便教單獨只有一箇人也自有這惻隱若謂見人我一理而後有之便是兩人相夾在這裏方有惻隱。則是仁在外非由內也。

或說生物之心我與物同便會相感。先生曰生物之心只是我底觸物便自然感非因那物有此心我方有此心且赤子不入井牛不覿鯨時此心何之須常粧箇入井覿鯨在面前方有此惻

隱之心乎。

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腔是此身裏虛處。只是滿這箇軀殼。都是惻隱之心。纔築著。便是這物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恰似大段痛傷。固是痛。只如針子略挑血出。也便痛。故日用所應接。更無些子間隔。癢疴疾痛。莫不相關。纔有些子不通。便是被些私意隔了。

王信伯在館中。范伯達問人須是天下物物皆歸吾仁。王指窗櫺問范曰。此牕還歸仁否。范默然。

某見之。當答曰。此窗不歸仁。何故不打壞了。如人處事。但箇箇處得是。便是事事歸仁。窗也要糊得在那裏教好。

惻隱因有感而始見。欲強安排教如此。亦不得。如天之四時。亦因發見處見得。欲於冬時尋討箇春出來。如何尋。

見孺子將入井而救之。此心只是愛這孺子。惻隱元在心裏。被外面事觸起。格物便是從此推將去。要見裏面是甚物事。

朱子經說 卷四 十一
程子云以其惻隱知其有仁說得最親切分明不道惻隱便是仁。又不道掉了惻隱別取一物說仁。譬如觀草木之萌芽知他下面有根。四端未是盡所以只謂之端。八箇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之後隱痛比惻更深。羞者羞己之非。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之物讓者讓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樣分明。但仁是總名。仁義便如陰陽。四端便是四時。八字便如八節。

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理而見。惟有所可傷。惻隱之端便動。惟有所可惡。羞惡之端便動。若事親從兄則皆是順。故孝弟謂之順德。智本來是藏仁禮義。惟知得了方恁地。不能擴充者。正爲不知。都只是冷過了。擴是張開。克是放滿。乍見孺子入井。只是一件事。推廣克滿此仁之量。要事事皆然。四端日間時時發動。特有正不正耳。如暴戾愚狠。便是發錯了羞惡之心。日間一正一反。無往而

非四端之發

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上蔡見明道、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公且道上、蔡聞過慙惶、自是羞惡、如何却說惻隱之心、久之、先生曰、動處便是惻隱、惟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恭敬是非、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恭敬者、非恭敬、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枯亡、亦未嘗

盡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

問四端何不言信、曰、惻隱便真箇惻隱、未發時如何、曰、其中真有此理

孟子大段見得敏快、他說話恰似箇獅子跳躍、惻隱之心、便是仁之端、羞惡之心、便是義之端、說在那裏、便是他見得聖賢大段易做、全無許多等級

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關楊墨之功、不知他就人心上發明、大功如此、當

時此說若行。楊墨亦不攻而自退。闢楊墨。是扞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若常體認得來。真箇是活潑潑地。

滕文公篇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

一則

詭遇是做人不當做底。行險是做人不敢做底。

公都子問好辯章

四則

才說道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有人見了。說道賊當捉當誅。便是主人邊人。若詭道

賊也可捉也可恕。這只喚做賊邊人。

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却不管他。蓋他只填得箇窟底。若楊墨則害人之心。須著與之辯。孟子當時亦只私下恁地說。楊墨之徒也。未怕他。

後世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為是異端之學。為

非。乃是有功于後世耳。

按消化異端。須是人主自有真見。道明政行。除之甚易。若舉世方崇尚而儒者但以言距之。彼無狀如故耳。然畱得言在。可以啓沃。後王侯後聖亦如世有治亂。而六經長存。遵之者可撥亂而反治也。聖賢畱下言語。是後世敷教安民本

今人見佛老家之說者、或以爲其說似勝吾儒、或
 又以爲彼雖不是、不用管他、此皆是看他不破。
 若真見得害人心、亂吾道、豈容不與之辯。
 東晉尚清談、便是楊氏之學、楊氏卽老莊之道、少
 間、百事廢弛、遂啓夷狄亂華、梁武帝事佛、至於
 社稷丘墟、亦其驗也、近世王介甫、其學問出入
 於老佛之間、其政事欲與堯舜三代爭衡、然所
 用者、盡是小人、聚天下無賴作一處、以致遺禍
 至今、他初間何嘗有啓狄亂華、率獸食人之意。

只是根原不正、義理不明、終必至是耳。

離婁篇

離婁之明章

四則

信道信度、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
 依了行、不敢逾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
 明知條法、只冒法以爲奸、便是不信度也、若看
 得道理了然、見世間事、才苟且、鮮有不害事、雖
 至小之事、以苟且行之、必亦有害、而況大事乎。
 只是信不及、所以苟且、凡云且如此作、且如此

過去皆其弊也。

上無教下無學所以不好之人竝起而居高位執
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
責難是先立箇大志。以先王之道爲可必信。可必
行。陳善閉邪。是子細著工夫去照管。務引其君
於道。便是做那責難底工夫。爲學之道亦如此。
大立志向。細著工夫。如立志以古聖賢遠大自
期。然聖賢爲法於天下。我何以到。須是擇其善
者而從之。其非者而去之。

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他十分事。
臨了只做得二三分。若只責他二三分。少間做
不得一分矣。才質志趣。固有不同。吾所以導之
者。則不可問其才志之優劣。縱說不足與有爲。
然不修身得否。不講學得否。不明德得否。此皆
是必用做底。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這是鐵定底條法。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
此望之也。

愛人不親章 一則

聖人說話是趨上去更無退後來。孟子說行有不
 得者皆反求諸己。都是趨向上去。如今人愛人
 不親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親也。休我也不解
 恁地得。大家不仁不義無禮無智。做箇鶻突沒
 理會底人。范忠宣所謂以恕己之心恕人。

人不足與適章 一則

大人格君心之非。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
 有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或曰設遇暗
 君將如何而格之。曰孔子不能格魯哀。孟子不

能格齊宣。諸葛孔明之於後主。國事皆出於一
 已。將出師先排布宮中府中許多人。後主雖能
 聽然以資贊之庸。難以變化。孔明雖親寫許多
 文字與之。終不能格。此皆有格君之理。而終不
 可以致格君之効者也。

仁之實章 一則

仁義之實。須理會得實字。方曉得此章意。這實字
 便是對準字。

養生者章 一則

和靖說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親之生也好惡取舍
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無得而言當是
時親之心即子之心子之心即親之心故曰惟
送死可以當大事

按此章語自有故和靖曲為之解終未得

博學而詳說之章

一則

約自博中來博學詳說講貫得精確自然有箇頭
緒若講貫不詳悉只覺千頭萬緒更理會不下
如此則豈得約貫通處便是約不是貫通了又
去裏面尋討箇約伊川說格物云但積累多後

自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便是博脫然有貫通
處更是約今人博時先不是了他更不窮究道
理只是搜求隱僻之事鉤摘奇異之說以為博
如此豈能得約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章

二則

君子存之是有其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釋氏云
作用是性或問如何是作用二在眼曰見在耳
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
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此是說其與禽

獸同者耳。人之異於禽獸，是五經釋氏元不曾存得。

或言由仁義行，行仁義便有善利之分。曰：此是江西之學，豈不見上面明有箇舜字，惟舜便由仁義行，他人須知其為仁為義，從而行之。如智者利仁，既未能安仁，亦須利仁。利仁豈是不好，不利仁則以人欲為利矣。

可以取章 一則

傷廉傷惠，孟子意只在傷廉上，與過厚此，畢竟是

好意思，與過取不同。冉子與子華粟五秉，聖人不大責他，纔為季氏聚斂，則深惡而欲攻之也。

天下之言性也章 一則

故是已然之迹，如四端皆是。然雖有惻隱，亦有殘忍。故當以順為本，如星辰亦有逆行，即故之不利者也。大要循纏度者是順。

萬章篇

舜往于田章 一則

聖人一身渾然天理，極天下至樂，不足以動其事。

親之心極天下至苦不足以害其事親之心施於兄弟亦然更不問如何且如父母使之完廩捐階焚廩免死下來浚井又從而拚之免死出來此雖平日極孝其親者到此亦喫不過定是心動了舜於許多不好景象都自不見唯於許多道理見得極盡所以說察於人倫但舜是生知不待窮索如今須著窮索教盡

咸丘蒙問章 一則

以意逆志是教人讀書之法自家虛心在這裏看

他書道理如何來自家便迎接將來不來則已今人讀書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

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三則

竇從周言伊尹樂堯舜之道飢食渴飲鑿井耕田自有可樂曰龜山有此說伊尹耕于莘野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樂在是如此則世間伊尹甚苦矣須是有所謂堯舜之道如典謨所載伊尹耕莘郊時須曾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食飲過了問看伊尹升階之事亦是曾學兵

法曰古人皆如此問傳說版築亦讀書否曰不曾讀書如何有說命三篇之文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後來乃能作股肱元首之歌便如顏子亦大段讀書其問為邦夫子告以四代禮樂顏子須一一曾理會來古人詳於禮樂之事當時自有一種書後世不得而見伊尹耕莘傳說築巖太公釣渭其於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明其在已者而已矣及其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

知是知此一事覺是忽然自理會得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三則

伊川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謂他有擔當作為意思便非夫子氣象然此處極難看若謂伊尹有此意思非聖之時則孔孟皇皇汲汲去齊去魯之梁之魏非無意者其所以異伊尹者何也聖之清聖之和所以偏處亦只是有些私意却是一種義理上私意見得清和是箇好道理只管主張這一邊重了

金聲玉振。金聲有洪殺始。震終細。玉聲則始終如一。叩之其聲詘然而止。

敢問交際章 一則

問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何也曰當時桓子執國柄孔子之相皆由桓子及受女樂孔子便行矣問墮三都季氏何以不怨曰季氏是時自不奈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及既墮三都而三桓之勢遂衰所以桓子甚悔至臨死乃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不終治

者由我故也正如五代羅紹威不奈魏博牙軍何假朱温之勢以除之既除牙軍而魏博之勢大弱紹威大悔正此類也

仕非為貧章 一則

問位卑而言高罪也時可以言而言亦豈得謂之出位曰前世固有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亦不見聽豈可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賈誼固有才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

甚事都一齊說了。宜絳灌之徒不悅。而文帝謙讓未遑也。會做事底人便別。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之規模。漸漸做將去。是以所為皆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定力。會做事。如賈誼胸次終是闊著。事不得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按獻言固須有因有因矣。又僅引其端而不悅者至矣。使一時盡言豈但有失言之辱哉。賈誼幸逢孝文耳。逢孝文而不能使其言大行。誼之短於識也。不逢孝文而立言如誼。則又識不如誼者也。然使時事必不可不言。而舉朝終無言者。君子又謂身無言責。守默足以容之。義曾有心日戚戚。而可云義乎。雖非其位亦應去之。

士之不託諸侯章

一則

孟子去就辭受都從禮門義路做出。然所謂義禮裏面煞有節目。如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是義之節目。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是禮之節目。如此便是禮。以君命將之。使已僕僕爾亟拜。便不是禮。細微曲折一一都要合。所以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

自家應付他。如利刀快劍。迎刃而解。件件剖作兩片去。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這箇氣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非是物。初見梁惠王。劈初頭便劈作兩邊去。

告子篇

生之謂性章 一則

生之謂性說得也是。須子細看子細認。勿只恁地說過去。知覺運動人物皆異。而其中却有同處。仁義禮智人物皆同。而其中却有異處。須是子

細看教有條理

食色性也章 一則

告子以知覺處為性。只知得人心。不知有道心。他覺那趨利避害。飢寒飽煖等處。而不知辨別利害等處。正是本然之性。

性無善無不善章 四則

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立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然無所分別。雖為惡為罪。總不妨。與今世之不擇善惡。而顛倒是非。稱為本性者。

何以異哉。

才是能去恁地做底。性本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做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是做略好便自阻隔了。若能盡惻隱之才。必當至於博施濟衆。盡羞惡之才。必當至於一介不與不取。千乘弗顧。千駟弗視。這是本來自合恁地滔滔去止緣為私意阻隔。略有些發動後便遏折了。才與材字有別。才是就理義上說。材是就用上說。孟子說人見其濯濯也。則以為未嘗有材。便是

指適用底。非天之降才爾殊。便是就理義上說。才是能解作用底。材質是兼形體底。如說材料相似。

惻隱羞惡是心也。能惻隱羞惡者才也。

富歲子弟多賴章 三則

問理義之悅我心理義是何物。心是何物。曰此說理義之在事者。如處一件事。苟當於理。則此心必安。人亦以為當然。如此則其心悅乎。不悅乎。悅於心必矣。

璘謂理義悅心是臨事見得合理義自然悅懌曰
 今則終日無事不成便無悅處如讀古人書見
 其事合理義思量古人行事與吾今所思慮欲
 為之事才見得合理義則自悅不須一一臨事
 時
 問口耳目皆心官也天所賦之氣質不昏明清濁
 其口耳目而獨昏明清濁其心何也曰口耳目
 等亦有昏明清濁之異如易牙師曠之徒是其
 最清者也心亦猶是而已

牛山之木章 十九則

孟子激發人說放心良心諸處說得人都汗流
 日夜之所息者是良心平旦之氣自是氣是兩件
 物事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良心
 雖有枯亡而彼未嘗不生枯如被他禁械在那
 裏更不容轉動如將自家物失去了
 問凡物日夜固有生長若良心既放而無操存之
 功安得自能生長曰放之未遠者亦能生長但
 夜間長得三四分日間所為又放了七八分却

摺轉來都消磨了這些子意思所以至於枯亾也。

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今只要好惡上理會。此二字是大關鍵。日夜於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却未有工夫。只去旦晝理會。日間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一分。第二日亦然。第三日亦然。日間只管進。夜間只管添。添來添去。這氣便盛。日間悠悠地過。無工夫不長進。夜間便減了一分氣。第二日又減了第

三日又減如此。枯亡轉深。夜氣轉虧。損了夜氣。既虧愈無根脚。日間愈見在壤。豈不是枯之反覆。

氣與理本相依。養夜氣不是靠氣為主。蓋要此氣去養那仁義之心。如水之養魚。水多則魚鮮。水涸則魚病。養得這氣。則仁義之心亦好。氣少則仁義之心亦微矣。

夜氣旦氣。孟子此段首尾止為良心設。人多將夜氣便做良心說。非也。夜氣足以存此良心。爾平

旦之氣亦清亦足以存吾良心。但此心存得不
多時也。旦晝所爲又梏亡之矣。亦謂梏亡其良
心。非爲梏亡其夜氣也。

平旦之氣。便是旦晝做工夫底樣子。日用間。只要
此心在這裏。

氣只是這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底。
爲物欲梏之。隨手耗散了。夜間生底。不曾耗散。
所以養得良心。且如日間目視耳聽。說話運動。
若不會操存。無非是耗散底時節。夜間則停雷。

得在那裏。如水之流。夜間則開得許多水。在這
一池水便滿。次日又放乾了。到夜裏又聚得些
小。若從平旦起時。便接續操存而不放。則此氣
常生而不已。

心如寶珠。氣如水。水清則寶珠在其中也。瑩微光
明。若水濁則和那寶珠也昏濁了。夜氣不足以
存。這存字。是箇保養護衛底意。
夜氣只是不與物接時。

問童蒙誦書到氣昏時。雖讀數百遍。愈念不得。及

朱子經說
卷四
到明早又却自念得此亦可見平旦之氣清也。曰此亦只就氣上說。孟子未後收歸心上去。惻隱羞惡是已發處。人須是於未發時有工夫。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裏。驀然有事至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問於未應接之時如何。曰只是戒謹恐懼。又問戒謹恐懼便是把持。曰也須是持。但不是硬捉在這裏。只要提教他醒。便是操。

孟子言操舍存亡都不言。所以操存求放之法。只操之求之便是。覺道我這心放了底便是心求與操。皆兼動靜而言。入不是已放之心入來。觸物而放去。是出。在此安坐。不知不覺被他放去。也是出。程子以爲操心之道。惟在敬以直內。如今做工夫。只是這事最要緊。這主一無適底道理。是箇大底。其他道理總包在裏面。所謂窮理亦只是自

此推之一似存得這大底其他小底只逐一爲他點過若閑時不能操存及臨事方要窮理從那裏捉起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如看一物心便在外看了卽便在此隨物者是浮念此是本心浮念斷便在此其實不是出入但欲人知出入之故耳伊川云范淳夫女知心而不知孟子此女當是完實不勞攘故云無出入而不知人有出入者多猶無病者不知人之疾痛也此女是不識孟子之意

意

魚我所欲章

三則

上蔡謂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

義則舍義

取生此說不然義無可舍之

而死義在

於死不當死而不死義在於不死無往而非義也

嘗見一種人汲汲營利求官職不知是勾當甚事孟子說所欲有甚於生者人皆有之他元來亦有此心只是自失了今却別是一種心文蔚云

他雖是如此亦自見得不是曰今夜愧恥明日
 便不做方是若愧恥後又却依舊自做何益
 或曰萬鍾於我何加焉他日或為利害所昏當反
 思其初則不為所動矣曰此是克之之方然所
 以克之者須有本領臨時方知克去得不然臨
 時比竝又却只擇利邊去

仁人心也章 六則

仁是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說道只
 人心便是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

來指示仁也所謂放其心而不知求蓋存得此
 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今人之
 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皆是放了

或問求放心曰知得心放此心便在更用何求知
 言中或問求放心答語舉齊王 事不成不

見牛時此心便求不得只須曰知其放而求之
 斯不放矣而求之三字亦自翻了

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
 操則存非以一心操一心只操底便是已存之

心○心○雖○放○千○百○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
去○來○也○

收○放○心○只○是○收○物○欲○之○心○如○禮○義○之○心○卽○良○心○切○
不○須○收○須○就○這○上○看○教○熟○見○得○天○理○人○欲○分○明○
學○問○之○道○無○他○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放○心○一○事○
乃○是○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

問○心○中○湛○然○清○明○與○天○地○相○流○通○此○是○仁○否○曰○湛○
然○清○明○時○此○是○仁○義○禮○智○統○會○處○今○人○說○仁○多○
把○做○空○洞○底○物○看○却○不○得○當○此○之○時○仁○義○禮○智○

之○苗○脉○已○在○裏○許○只○是○未○發○動○

曹○交○問○曰○章○一○則

孟○子○道○人○皆○可○以○爲○堯○舜○何○曾○便○道○是○堯○舜○更○不○
假○修○爲○且○如○銀○坑○有○鑛○謂○鑛○非○銀○不○可○然○卽○謂○
之○銀○不○可○須○用○烹○煉○然○後○成○銀○

舜○發○於○畝○畝○章○二○則

動○心○忍○性○者○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
之○性○

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須○要○事○事○經○歷○

過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
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旦撞
將去少間定墮坑落塹

盡心篇

盡其心者章

八則

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箇甚如欲盡其
為教授者必知其職業乃能盡也存其心恰如
教授在此方理會得每日職業

知得到時必盡我這心去做如事君必要極於忠

為子必要極於孝

心性本不可分心只是包著這道理盡知得其性

之道理便是盡其心若只要理會盡心不知如

何地盡

按此條說盡心盡字無工夫後條所以
有知至意誠之辨朱子亦自覺初說之

未確也

初以孟子盡心如大學知至今思之當作意識說

蓋孟子特地說箇盡心煞須用功盡心者言心
之所存更無一毫不盡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徹
底如此沒此虛偽如云盡心力而為之

盡心是竭盡此心。今人人有箇心。那曾使得他盡。只盡得四五分心便道了。

心無限量。如何盡得。物有多少。亦如何窮得。盡但到那貫通處。則纔拈來便曉得。是為盡也。存心却是就持守處說。

心有何窮盡。只得此本然之體。推而應事接物。皆是李先生云。盡心者。如孟子見齊王問樂。則便對云云。言貨色。則便對云云。每遇一事。便有以處置將去。此是盡心。蓋得此本然之心。則皆推

得去無窮也。

不以夭壽貳心。須修身以俟。方始立得命。自家有百年在世。須事事教是當。自家有一日在世也。須事事是當。如佛氏以絕滅為事。亦可謂之夭壽不貳。然修身以俟一段。全不曾理會。所以做底事。皆無頭腦。無君無父。亂人之大倫。

莫非命也。章一則

惠迪吉。從逆凶。天人俱得其正命。若惠迪而不吉。則天却失其正命。如孔孟而不見用於世。聖賢

分上已得其正命就天觀之彼以順感而此以逆應則是天自失其正命也

萬物皆備於我章 一則

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如為父而實有慈為子而實有孝則仰不愧俯不忤

霸者之民章 二則

所存者神是心中要恁地便恁地如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吾心之所存處便成就如神耳如書云從欲以治

四方風動神是事之成就如神也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一則

親親敬長不待達之天下方始謂之仁義無他達之天下也只說達之天下無別道理

鷄鳴而起章 一則

利與善之間也這箇利非是有心於為利只見理不明才差些便入那邊去雖所為皆善但有一毫歆慕外物之心便是利

按此獨以利對善蓋天下原無孳孳為惡

之人也惡皆因於求利
惟知有利即不顧害人

堯舜性之也章 二則

堯舜性之也性字似稟字身之是將這渾身做出

這道理

聖人之心不曾有箇起頭處堯舜性之合下便恁

地去湯武反之早是有頭了但其起甚微

知者無不知也章 一則

如孟子答今之樂猶古之樂且要他與百姓同樂

是緊急若便與理會今樂非古樂便是不知務

民為貴章 一則

問伊川云勾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始以其有

功於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夫二神

之功萬世所賴旱乾水溢一時之災以一時之

災而遽忘萬世之功可乎曰變置社稷非易其

人而祀之也遷社稷壇場於他處耳

仁也者人也章 一則

仁者人也非是以人訓仁且如君臣之義君臣便

是人義便是仁盡君臣之義即是道所謂合而

言之者也。猶率性之謂道。

口之於味也章

三則

孟子亦言氣質之性。如口之於味之類是也。此固天理之自然。然理附於氣。這許多却從血氣軀殼上發出來。有命焉。有性焉。此命與性字就理上說。性也。君子不謂性也。命也。君子不謂命也。此性與命字就氣上說。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

之不齊。有性焉。是限則道心。欲其無不及也。

君子不謂性命。孟子恐人只見得一邊。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說人心道心。論來只有一箇心。那得有兩樣。只就他所主而言。那箇便喚做人心。那箇便喚做道心。

浩生不害問曰章

二則

善人只是可愛可欲。更無些憎嫌處。問如此。則惟已到善人地位者。乃可當之。若學者欲為善。當如何用工。曰。學者只於善字上用工。但莫做可。

憎可惡事便了

乾九二聖人之學。可欲之善屬焉。可欲之善。是自
然道理。未到修爲。故曰聖人之學。坤六二賢人
之學。有諸已之信屬焉。有諸已。便欲執持保守。
依文按本做。故曰賢人之學。忠信進德。修辭立
誠。乾道也。是流行發用。朴實頭。便做將去。是健
之義。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道也。便只簡靜循
守。是順之義。大率乾是做。坤是守。乾如活龍相
似。有猛烈底氣象。故九五曰飛龍在天。文言說

得活潑潑地。到坤便善了。六五只說黃裳元吉。
文言中不過說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而已。看易
記取陰陽二字。看乾坤記取健順二字。便不錯
了。

人皆有所不忍章 一則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舊時解得好。却因後來改
來改去。不分曉了。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
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
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

汝之實也。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二則

欲未必便說到那僻底物事。只眼前才多欲。便將本心紛雜了。且如秀才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學作詩。這心一齊都出外去。所以伊川教人。都不去他處用心。這不是僻道理。合如此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閑處用了心。到合用處。都不得力。只是寡欲存心。亦最難。以湯武聖人。孟子猶

說湯武反之也。如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只爲要存此心。觀旅獒之書。一箇獒。受了有甚大事。而反覆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問寡欲曰。未說到事。只是纔有意在上面。便是欲。便是動自家心。某前日病中閑坐。無可看。偶中堂掛幾軸画。才開眼。便要看他。心下便走出在那上。因思與其將心在他上。何似閉著眼坐。得此心寧靜。

孔子在陳章 二則

問經正則庶民興。還只是躬行亦及政事否。曰：這不分兩件說。如堯舜端拱無爲，政事便從這裏做出。有禹湯伊周之德，便有禹湯伊周之業。終不如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凡事一切不理會，有一家便當理會一家之事。有一國便當理會一國之事。孟子當楊墨塞道，其害非細。若不明白說破，只理會躬行教他自化，如何得化。反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且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其間却煞

有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爲言。使大綱既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做。

朱子經說卷四

